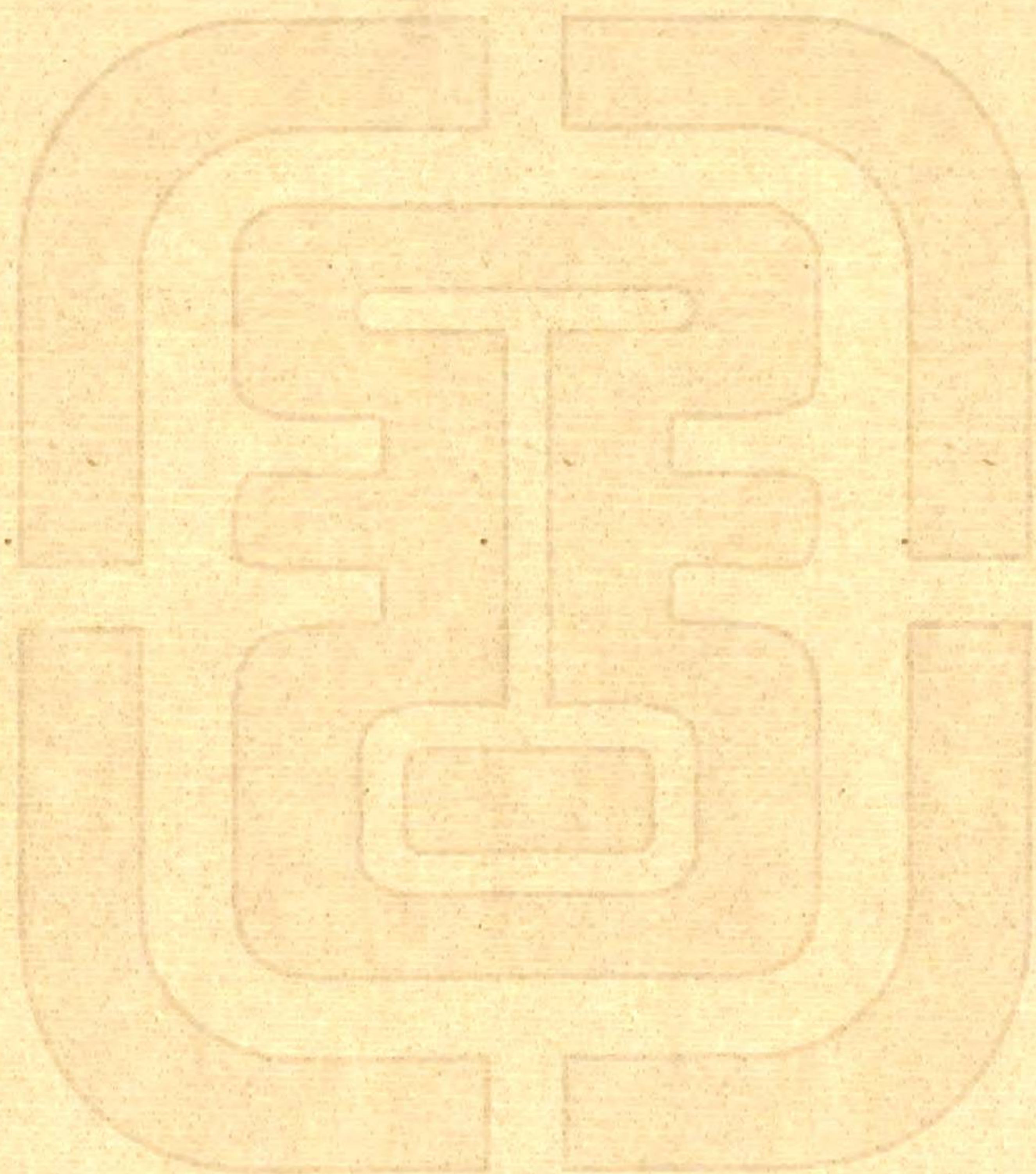


粵

劍

編



稱王驕侮漢使箕踞不為
禮陸賈以數言消讓之切
中其罪而褫其魄陀為歟
拉起僥然服卒稽顙稱臣
奉漢約中國不煩一兵

卷三

南粵晏然嘿脫夷夏百載
生靈於鋒鏑而衽席之
至今讀其傳輒偉其伐今
觀是編若柔中貴於片言
之間而釋珠盜六十餘人

之死於刹那之頃酌議紅
毛鬼別居一澳許之互市
以消中國無窮之費而收
外夷不費之利此兩者幾
與陸賈使粵功等是乃

叙四

所以為心之者也然賈利於
千金之裝歸授其子以為
傳餐計至統、於百金之
劍亦可鄙矣心之獨於猶
軒馳驚之餘爰書旁午之

隙舉南粵山川物產古今
遺牘逸事目全收之而腕
旋出之彙為一編以充蕭
然萬里之橐此其所得孰
與陸劍多耶無何客有探

叙五

囊得是編者請付之剞劂
以與海內好事者共余聞
而從史之因歎曰賈之劍玄
久矣孰謂千秋而下有我
心之者借以名其編是編

之剡藻攄華方之賈所著
新語不知何如而要以課
終者嘉其績按父者咀其
英臥遊者攬其膝襪異者
搜其奇其出而高伍價也

可知而賈之劍不亦若
剡而新乎余蓋於是編之
出而感此劍之遭也

浮尊子王安鼎題



粵劍編卷之一

吳郡王臨亭止之

志古蹟

峽山據清遠之上游三十里二禺穹窿對峙東
湏水而注之海故名峽山世傳黃帝二庶子長
太禺次仲陽降居南海二子善音律採峴嶠竹
爲黃鐘之管與二臣曰初曰武俱隱峽中禺居
峽南陽居峽北故山號曰二禺漢時海潮至此

粵劍編卷一

乙 長洲郡志卷一

經宿而反五羊又名中宿峽

見東漢譚子相海嶠志余考南越十

云秦時中宿縣有民至洛見一人寄書云吾父
在中宿縣之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君叩之
自有應者歸者如其言果有人在水中取出書
而沒似中宿之名不始於漢及考始興記與異
苑載寄書事乃是晉時疑南越志誤也

峽中洞巖泉石說者多傳

以謬悠之詞似欲爲茲山增勝者然文敏驅斥
事未百年山中父老所目覩其他種種何至盡
如齊詣諾皋所傳也因徵其事於山僧畧而識
之

飛來殿梁普通中有二居士往舒州叩上元延祚寺貞俊禪師曰峽攄清遠上流江山鬱秀吾欲建一道場師居之否師許諾中夜風雨大作旦視佛殿金相已失所在師因至峽求之則已莊嚴此山中矣世傳二居士卽禺陽二庶子所化也殿移時一角掛於梅關今爲雲封寺云獅石梁時跋多羅法師至禺山見一老僧形容怪甚師問大德何來曰居此山中不知幾寒暑

矣因邀師過舍偕行數里忽轉林樾遂失僧所在顧視宿莽中有怪石蹲踞狀若狻猊疑卽此石所化也

縹幡嶺在江之南與飛來寺所踞山對峙疑卽所謂南禺山也唐時哥舒晃叛廣朝廷遣帥討之帥夢二神人語曰見幡卽回及於此地平賊果見幡掛嶺上乃悟爲峽山神助

釣鯉臺在寺西一大石從橫二丈許當山之翠

微下俯江流古樹覆之如施幕然昔趙佗於此釣一金鯉魚重百斤以獻秦王故名

達磨石在釣鯉臺之上丈餘又其上爲葛洪石
○犀牛潭在寺西舊云崑崙國貢水犀牛金鎖繫項間犀至此忽斷鎖入潭晉咸康間漁者於此獲金鎖索長尺餘故又名金鎖潭潭之上流爲放生池正值峽山寺之中又其上爲白泡潭在寺東矣搃之湏水下注自是一派好事者隨

地傳名耳

歸猿洞唐孫恪遊洛至魏王池有指旁院可僦者恪款扉久之得戶隅以入見一女子絕艷庭中摘萱草賦詩見恪驚避已而遣青衣延恪入恪私叩氏族青衣曰含山袁長官女擇對於此耳頃之出見如禮青衣爲之除館而授室焉居十餘年袁生二子恪謀仕復入長安謁王相國縉俾依番禺帥幕挈家而南袁每遇崇山茂林

必爲延竚一日至峽山謂恪曰是間有僧曰慧
幽別數十載德臍俱高當飯衆以資南征之福
恪許諾袁遂詣老僧持碧玉環授之曰此院中
舊物也僧殊未解忽有野猿數十捫蘿悲嘯袁
愴然抱二子語恪曰好住好住吾從此逝矣遂
裂衣還故形追嘯者而去僧始悟曰昔爲沙彌
時豢一小猿高力士使南海經此喜其黠慧易
以金帛并求胡人所施碧玉環置之項間歸獻
於上每天使來多言其馴擾上陽宮安史之亂
不知所在詎意作如許怪異恪惘然自失携二
子登舟不復南矣

定心泉在寺中昔跋多羅法師居此山慮寺無
泉求之不獲忽一老人指石謂曰但定其心何
患無泉師因禪坐久之石間果汨汨流泉出今
寺僧引以爲庖廬之用

和光洞宋安昌期隱處昌期初爲永淳尉以事

去官遂不復仕日放浪山水間後至峽山謂寺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來此一遊遂往數日不返僧跡之莫知所在但見深山絕壁間一詩後題安昌期筆耳說者謂昌期仙去也

老人松在飛來殿之坤方大觀中五仙皇城使錢師愈壯還鱗舟寺岍從者執斧剮松明年殿直錢吉老過此夢一老人揖曰余居此山三百載矣曩公族不戒從者斧余膝下余血流潰迄

今尚爾公能一療治之否吉老叩其姓名居第則曰公當訪我於飛來殿之西南隅土扉部樓間卽是矣覺而異之會舟師已解維去寺遠甚大爲悵悵因語所知彭球球方移官嶺外請寺尋訪得一斧松於飛來殿側因命寺僧善護之○伏虎碑在寺右正德末峽有帛患霍文敘公輟入都門維舟山下聞虎白晝噬人無算後文敘公以山神切責之因與神約三月內誅孽必不

然者告於上帝罰無赦立石寺中忽一日迅雷擊殺四虎餘俱走死溪源隨漲流出遂無虎患嘉靖中文敏卒僧仆其碑帑出噬人如故僧懼豎碑祭告之帑患復息

已上俱峽山古蹟

廣城東六十里爲南海神祠門左有達奚司空立像按宋阮遵記云菩提達磨與二弟由天竺入中國達奚其季也經過廟款謁王王留與共治達奚不可揖欲去俄死座間化爲神航海者

或遇風波呼司空輒有應云或曰司空本夷人入中國因植波羅樹不克歸立化於此故至今海神廟土人皆呼爲波羅廟又謂司空像本肉身也而泥傳其外未知真否

南海神廟中有銅鼓唐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霽所獻初因鄉里小兒聞蛇鳴掘之得此鼓於蠻酋大塚中徑五尺餘高半之製作精巧遍體青綠的然出土物也正統中海賊

謀取之去纔昇至廟門忽鐵索斷絕更不能舉
移賊懼乃止

不文成此金山詩
即是家也

官窰而下五里爲靈洲周圍里許高可四五丈
浮出江心故又名小金山最上曰妙高臺蘇長
公肖像其中其陰曰環翠亭長公手筆也長公
謫昌化時過宿洲下忽悟前身是德雲和尚題
詩曰靈峰山上寶陀院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
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今有石刻在郭
璞謂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卽其地也其上別
有一院奉景純像

浮丘在廣城西門外不能半里相傳爲浮丘丈
人得道之地一統誌云宋初有陳崇藝者年百
二十歲自言兒時見舟泊山根今四面篙痕宛
然已去海四里矣如誌所云浮丘本是一山然
余數遊其地夷然平壤卽求一拳石亦不可得
近始知數更山亦有類故耶此地本無冠蓋其

中近爲稅使所侵復嫌其湫隘買民間地以益之今亭榭修飭花木深秀水竹幽閒稱廣城勝地矣然稅使令嚴土人遊屐未敢窺外郭也

潮陽有唐張許二公廟文信公所題沁園春詞卽此地也余謂二公之死難烈矣顧睢陽去茲甚遠乃廟食於潮者何故客言宋時潮人有赴汴京者以歸途遼遠感而長嘆已就枕夢一神人謂曰若苦路遙耶吾挈汝歸旦日至矣因問

神何爲者神曰吾睢陽許太守也上帝命我廟食爾土爾爲里中言爲吾立廟吾有以福爾土也其人驚寢不覺身已在家矣卽與邑父老立廟塑像而併祀張公邑中疾癘水旱禱靡不應歲久胙饗稍息而祠宇亦就頽嘉靖戊午海寇亟攻潮陽潮陽令夢二公相勞苦謂勉力謹守吾兩人在保無虞也賊爲雲梯瞰城見有二丈夫甲冑而坐睥睨間者四面瞰之四面俱在懼

而解去繇此廟貌復新

潮之東門俯臨鯉溪一曰惡溪疑誤也鯉形四足而修尾似亦蛟龍之類唐時韓公愈以文遣之鯉患遂息至宋鯉復來噬人陳公堯佐督漁者網得之戮於市鯉至今不復爲患然則文德之雍容顧不勝斧鉞哉君子亦可以觀世矣或曰昌黎驅鯉實在潮陽此傳會也未知孰是宋時羅浮道士鄧道立以廣城水俱鹹苦欲以

萬竿竹爲筒絡繹相接於二十里外蒲澗山引水入城以供民汲仍於循州置良田令歲課租五七千買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抽換時蘇長公在惠以道立指語廣守如法行之余謂此法殊拙不知何以得當於長公且余居廣城三月水亦在在可飲豈地脉有時變耶

竹葉符出羅浮山中昔劉真人修煉此山嘗用殷中軍咄咄書作符以祛邪祟至今竹葉上書

自然生篆文若符然人採以鎮宅可除百妖
丹竈丸葛稚川丹竈中土也相傳稚川煉丹時
火盛丹壓竈中今人取其土爲丸可以已疾
濂溪先生拙窩在金城山之半其地巖石偉怪
林樾蔽虧大有幽致其陽爲小湖一統志亦載
之今不能數畝恐百年之後皆化爲桑田矣
朝雲墓在豐湖之西山麓間按長公集朝雲塋
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今寺與塔皆亡

之香魂藏一杯土猶然無恙豈所謂附驥尾而
益彰者耶朝雲侍長公南遷涉關山蒙瘴癘苦
辛共之千載而下名與墓俱不朽長公所以報

朝雲者亦厚矣

者舊續聞云長公有妾曰朝雲
榴花朝雲卒於嶺外惟榴花獨

存按長公朝雲詩引云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
繼辭去獨朝雲隨余南遷似榴花未嘗從長公
於嶺外者又長公丙子九日詩云狂
風捲朝霞使我如孤月亦一徵也

白鶴峰在歸善縣之城北城卽附山而立蓋長
公故居也上有長公祠及德有鄰堂思無邪齋

硃沼墨池其山於平地矗起下俯江流遙岫長
林掩映四野大有勝槩而蕪穢不治有足慨者
豈長公歲暮淪落身後猶爾耶余始遊豐湖問
無長公祠欲捐二十金爲有司倡旣遊白鶴峰
見祠宇頽廢知有司無可言者躑躅而止按長公集云居合江樓一年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今縣治適當白鶴峯之南麓視宋時無改合江樓今郡西門之麗譙是也

豐湖在郡城之西今人呼爲西湖延袤數里東

以城爲儲胥而西南非三方皆重巒爲衛儼然
武林苗裔也顧此中有司曰鹿鹿案牘間家其
地者勝情亦鮮今十里湖山閭然無色昔蘇長
公買豐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
亦號曰蘇堤今問之惠人亦竟不知何所矣疑
欣樂驛一帶其故址也

韓昌黎祠一在城中一在韓山之麓廟貌弘敞
修飭遠勝惠之白鶴余謂韓蘇二公其文章節

氣頗畧相當第韓公力學名儒而蘇公風流文雅差不同耳在潮則山曰韓山木曰韓木閣曰仰韓堂曰思韓潮人所以崇事昌黎者無所不至長公於惠僅白鶴一祠遂無一人奉祀數楹屋宇上見白日中受烈風而下與牛羊共之可嘆也

石室在端州城東北七八里與七星巖相近巖然石骨亦與星巖類其上有小石屋數百間每

間有一石床光潔無纖塵要是群真窟宅也中一洞方廣可十餘丈石笋林立多似人形其傍一石竇故老相傳曩有一羽士修煉於此饘粥不繼竇中涓涓下米粒日可升許足供羽士食久之羽士化去其徒謂竇小所出有限更鑿之米絕不復生矣其實至今猶在洞口一石儼具舟形土人呼爲番舶中有一神主人間嗣續事最靈異祠旁一石祈子者以手摩之多驗石爲